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二卷 平定東南

元順帝至正六年春三月，太祖既定金陵，欲發兵取鎮江，慮諸將不戢士卒，為民患，遂召諸將，數以常縱軍士之過，欲置之法，李善長救，乃免。於是命徐達為大將，率諸將浮江東下，戒之曰：「吾自起兵，未嘗妄殺。今爾等當體吾心，戒戢士卒，城下之日，毋焚掠殺戮。有犯令者，處以軍法，縱者罰毋赦。」達等頓首受命。丙申，進兵攻鎮江，丁酉，克之。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，守將段武、平章定定戰死。達等自仁和門入，號令嚴肅，城中晏然。遂分兵下金壇、丹陽諸縣，克之。改鎮江為江淮府，命徐達、湯和為統軍元帥鎮守。已而，復以江淮府為鎮江府。六月乙卯，命鄧愈、邵成、華高、華雲龍將兵進攻廣德路，克之，改為廣興府，以鄧愈鎮守。秋七月己卯，置江南等處行中書省，諸將奉太祖為吳國公，行丞相、總省事。以李善長、宋思賢為參議，以李夢庚、陶安等為左右司郎中、員外郎、都事等官。置江南行樞密院，以徐達、湯和同僉樞密院事。置帳前親軍，以馮國用為總制都指揮使。復置左、右、前、後、中五翼元帥府及五部都先鋒。置提刑按察司，以王習古、王德為僉事。

遣使聘鎮江秦從龍。從龍字元之，洛陽人，仕元為校官，累遷置江南行臺侍御史。會兵亂，從龍以老避居鎮江。太祖兵東下，謂徐達曰：「鎮江有秦元之者，才器老成，入城，當為吾訪之。」徐達等至鎮江，得從龍，還報，太祖喜，即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。既至，太祖親至龍江迎之以入。太祖即元故御史臺為府，居從龍西華門外，事無大小，皆與謀。從龍盡言無隱，每以筆書漆簡，問答甚密，左右無知之者。太祖呼為先生而不名。

九月，太祖如鎮江府，謁孔子廟，分遣儒士告諭鄉邑，勸農桑。

二月，長鎗賊謝元帥寇廣德，鄧愈擊敗之，俘其總管武世營及軍士千餘人。尋遣裨將費子賢攻武康、安吉，皆下之。

七年夏四月，命徐達、常遇春帥師攻寧國，久不下。太祖乃親往督師，長鎗軍來援，我師扼險，破走之。乃造飛車，編竹為重蔽，數道並進，守將楊仲英不能支，開門降。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，自刎死。擒其將朱亮祖，得軍士餘萬，馬二千匹。亮祖，六合人，初為元義兵元帥，太祖克太平，來降。尋叛去，數與我師戰，我軍為所獲者六千餘人，諸將無能當。至是，徐達等圍亮祖於寧國，常遇春被鎗而還。太祖督兵攻破之，縛亮祖以見，太祖曰：「今何如？」對曰：「是非不得已。生則盡力，死則死耳。」太祖壯而釋之，使從征宣城，亦下。

秋七月，命鄧愈、胡大海將兵取徽州。先下績溪、休寧，乘勝進攻徽州。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拒戰，我師擊敗之。

庚辰，克徽州路，納與阿魯灰、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。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，擊敗之，納等自殺。改徽州路為興安府，命鄧愈守之。

九月，青軍元帥張明鑒逐元鎮南王李羅普化，據揚州，日屠居民以為食。元帥繆大亨攻之，明鑒等不能支，乃出降，得其眾數萬，馬二千匹。改揚州路為淮海府，以耿再成、張德林守之。按籍城中居民，僅得八家。德林以舊城虛曠，截城西南隅，築而守之。

元苗帥楊完者自杭州率眾數萬，來攻徽州。時徽州新附，守禦之器未備，胡大海方將兵攻婺源，城中守兵甚少。苗軍奄至，鄧愈乃激厲將士，大開四門以待之。苗軍疑不敢入。大海聞之，自婺源兼程而還，大呼殺人，復與鄧愈奮兵夾戰。一月朔，大破苗軍於城下，殺其鎮撫李才，擒其部將吳辛、董旺、呂升等，完者遁去。愈遣裨將王弼、孫虎攻婺源，斬元將帖木兒不華。婺源元帥汪同降。

八年春二月，以康茂才為營田使。茂才，蘄州人，初結義旅，為元捍寇江上，有功，累遷宣慰使、都元帥，戍裕溪、采石。及太祖兵渡江，茂才數戰不勝，常遇春設伏殲其精銳殆盡。茂才復收潰散，暨寨於天寧州，太祖命諸軍以襄陽礮破其寨。茂才奔金陵。金陵破，茂才復欲奔鎮江，追及之。茂才度天命有歸，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，頓首言：「前日之戰，各為其主。今屢敗，天也。生死惟命。」太祖笑而釋之，令統所部兵從征，屢有功。至是，太祖進諭之曰：「比因兵亂，堤防頽圯，民廢耕耨，故設營田使以修築堤防，專掌水利。今軍務實殷，用度為急，理財之道，莫先於農事。故命爾此職，分巡各處，俾高無患乾，卑不病潦，務在蓄泄得宜。大抵設官為民，非以病民。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，迎送奔走，所至紛擾，無益於民而反害之，則非付任之意。」

李文忠等進取青陽、石埭、太平、旌德諸縣，皆下之。是月，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恢兵於萬年街，遂破苗、獠於昌化，獲其婦女輜重甚眾。文忠恐士卒驕富，莫有鬥志，因激怒，使盡殺所獲，焚其輜重，曰：「此何足惜，能努力破敵，何患不富貴乎！」眾咸奮勵。

三月，文忠會鄧愈、胡大海兵取建德路。太祖大喜，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。大海等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路，道出遂安，長鎗元帥餘子貞以兵來拒，擊敗之，追至淳安，敵望風潰。遂安守將洪元帥率眾五千援淳安，復戰敗之，降其眾千餘。丙辰，克建德路，元守將不華等棄城遁走，父老何良輔等率眾降，改建德路為嚴州府。

五月，苗帥楊完者率眾屯徽之烏龍嶺，文忠、愈合兵擊卻之。癸酉，下浦江縣。文忠既下浦江，聞鄭氏者，自宋聚族同居至元，旌為義門，禁軍士毋侵掠。是月，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。

一月辛丑，立管領民兵萬戶府。諭行中書省臣曰：「古者寓兵於農，有事則戰，無事則耕，暇則講武。今兵爭之際，當因時制宜。所定郡縣，民間武勇之材，宜精加簡拔，編緝為戶，立民兵萬戶府領之。俾農時則耕，閒則練習，有事則用之。事平，有功者一體升擢，無功者還為民。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，國無不練之兵。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，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。」

初，胡大海取蘭溪分兵守要害，遂進攻婺州。已而婺州堅守不下，太祖命李善長、徐達守建康，甲子，自率常遇春等兵萬往征之，由寧國道徽州。召儒士唐仲實、姚連等咨時務，訪治道，問民疾苦。聞前學士朱升名，召問之。對曰：「高築牆，廣積糧，緩稱王。」太祖悅，命參帷幄。

二月，師至蘭溪，先令和州人王宗顯往婺州偵探。宗顯少攻儒業，博涉經史，避亂，寓居嚴州，胡大海薦之。宗顯至婺近城五里舊識吳世傑家，偵知城中守將各自為心，還報。太祖喜，曰：「我得婺州，命汝作知府。」元參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，聞大軍攻婺州，急與參謀胡深、章溢議守備，造獅子戰車數百輛，以其弟石抹宜孫守婺，繼令深等將車師為援，自率眾萬餘，出縉雲以應之。深至松溪，觀望不敢進。太祖謂諸將曰：「婺倚石抹宜孫，故未肯即下。聞彼以車戰來援，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，車不可行，以精兵過之，其勢即破。援兵破，則城中不勞而下矣。」翼日，命胡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，縱擊，大敗之，深等遁去。深之來也，晨起，見西北有黑氣，東南有白氣，長亙天，頃之，白氣為黑氣所蕩。深知其不吉，恐眾心驚懼，謬曰：「今日有殺氣，戰必勝。」已而戰敗，城中勢益孤，臺憲將臣畫疆分守，意復不相能，於是同僉寧安慶夜遣都事李相繼城請降，約開東門納兵，太祖許之。甲申，兵既入，守將惶恐失措，遂擒帖木烈思、石抹厚孫等。下令禁侵暴。改婺州路為寧越府，分置中書省。召儒士許元、葉瓚玉、胡翰、汪仲山等千餘人，皆會食省中。日令二人進講經筵，敷陳治道。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。命宗顯開郡學，延儒士葉儀、宋濂為五經師，戴良為學正，吳沈、徐原為訓導。時喪亂之餘，學校久廢，至是始聞弦誦聲，無不舉手加額。

是月，發倉賑貧民。太祖既撫定寧越，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，集諸將諭之曰：「克城雖以武，而定民必以仁。吾師比入建康，秋毫無犯，故一舉而遂定。今新克婺州，政當撫恤，使民樂於歸附，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。吾每聞諸將下一城，得一郡，不妄殺人，喜不自勝。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，非惟國家所利，即己亦蒙其福。爾等從吾言，則事不難就，大功可成矣。」

□九年春正月，樂平儒士許瑗謁見。瑗聰明過人，至正初，兩舉於鄉，皆第一。會試不第，放浪吳、越間。每醉，輒大言自負。至是，謁上於寧越，曰：「方今元祚垂盡，四方鼎沸。夫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，有奇識者乃能知奇士。閣下欲掃除僭亂，平定天下，非收攬英雄，難與成功。」太祖曰：「今四方紛擾，民困塗炭，予用英雄，有如饑渴，方廣攬群議，博收眾策，共成康濟之功。」瑗曰：「如此，天下不難定也。」太祖喜，即授博士，留帷幄。未幾，以太平為股肱郡，命瑗為知府。

三月甲午，宥獄囚。

五月辛酉，太祖將自寧越還建康，召胡大海諭之曰：「寧越為浙東重地，吾以爾才，故特命爾守。宋伯顏不花在衢，其人多智術。

石抹宜孫守處州，善用士。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。數郡與寧越密邇，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，俟間取之。此三人皆勁敵，不可忽也。」遂還。太祖既至建康，以無為州逼近肘腋，遣兵克之。

秋九月，常遇春進兵攻衢州，建奉天旗，樹柵圍其六門，造呂公交車、仙人橋、長木梯、懶龍爪，擁至城下，高與城齊，欲階以登城。又於大西門城下，穴地道攻之。宋伯顏不花悉力捍禦，以東葦灌油，燒呂公交車，駕千斤秤鉤懶龍爪，用長斧砍木梯，築夾城防穴道。遇春攻之，弗克，乃以奇兵出不意，突入南門甕城，毀其所架礮，攻圍甚急。院判張斌度不能支，遣使約降，夜出小西門，迎大軍入，眾遂潰，擒宋伯顏不花。遇春還寧越。尋改寧越為金華府。

冬□一月，胡大海、耿再成進攻處州。初，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，規取處州。黃龍四面陡絕，再成樹柵其上，以遏其衝，敵兵來，咸搗敗之。元處州守將參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，參謀林彬祖屯葛渡，鎮撫陳仲真等屯樊嶺，元帥胡深守龍泉，以拒我師。士卒皆弛怠，無鬥志，胡深棄軍來降，且言處州兵弱易攻。大海即出軍樊嶺，與再成合攻之。桃花嶺據山巔，最險戾，再成間道出其後，連拔桃花、葛渡二砦，遂薄城下。王寅，宜孫戰敗，棄城走。建寧七邑皆下，以再成統兵鎮之。未幾，宜孫散敗卒，欲復處州，攻慶元，再成復擊敗之，宜孫戰死。

□二月，遣使徵青田劉基、浦江宋濂、龍泉章溢、麗水葉琛。胡大海薦四人賢，故遣使以書幣徵之。時李文忠亦薦諸儒王禕、許元、黃天錫，太祖皆徵用之。

二□年春正月，命馮國勝為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。先是，馮國用卒，太祖命勝襲兄職。

三月，劉基、宋濂、章溢、葉琛至建康，入見。太祖喜甚，曰：「我為天下屈四先生。」賜坐，從容與論經史，及咨以時事，甚見尊禮，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。基自幼聰明絕人，凡天文、兵法、性理諸書，過目洞識其要。至正初，以《春秋》舉進士，授高安縣丞，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。元政亂，投劾去。常建議劃方國珍，不用，安置紹興。游西湖，有異雲起西北，諸同游者皆以為慶雲，將分韻賦詩。基獨縱飲不顧，大言曰：「此天子氣也。」年後應在金陵，我當輔之。」時杭州猶全盛，皆大駭以為狂，無知基者，惟西蜀趙天澤奇之，以為諸葛孔明之流。客有說基者曰：「今天下擾擾，以公才略，下括蒼，並金華，明、越可折簡而定，因畫江守之，此句踐之業也。捨此不為，欲悠悠安之？」基曰：「吾生平忿方國珍、張士誠輩所為，用子計，與彼何殊耶！且天命將有歸，子姑待之。」會太祖下金華，定括蒼，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：「此天授，非人力也。」既而，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，基遂決計趨金陵，陳時務□八策。太祖嘉納之。太祖一日從容問陶安曰：「劉基四人之才何如？」安曰：「臣謀略不及劉基，學問不及宋濂，治民之才不及章溢、葉琛。」太祖深然之。未幾，以濂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，遣世子受經。以溢、琛為營田司僉事，基留帷幄，預機密謀議。

二□一年春正月朔，中書省設御座，奉小明王行慶賀禮。劉基怒曰：「彼牧豎耳，奉之何為！」不拜。太祖召基入，問之。基遂陳天命有在。太祖大感悟，乃定征伐之計。

三月丁丑，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，以朱文正為大都督，節制中外諸軍事。

二□二年春二月，金華苗帥蔣英、劉震等作亂，殺參將胡大海。初，苗帥楊完者為張士誠所殺，劉震等從貝城自桐廬來降，大海喜其驍勇，置麾下，待之不疑。至是，震等謀亂，以大海遇已厚，未忍發。李福曰：「胡參政待我輩甚厚，然兵之柄在王將，不殺主將，則事不成；舉大事，寧暇顧私恩乎！」眾從之。以書通衢、處苗帥李祐之等，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。是日，蔣英等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。大海出，將上馬，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，陽訴曰：「蔣英等欲殺我。」大海未及答，反顧英。英袖出鐵錘，若擊矮子狀，因中海海腦，仆地。英即斷其首，提於馬上，以示同僉寧安慶、院判張斌，脅其從已。復殺大海子關住。執郎中王愷，愷罵賊不屈。劉震欲全之，賊黨吳得真與愷有隙，曰：「無自遺患！」遂殺愷及其子寅。掾史章誠亦死之。典史李斌懷省印縋城，走嚴州告變。李文忠急遣何世明、郭彥仁等率兵討之。至蘭溪，英等懼，乃大掠城中子女，走降張士誠。世明軍入城，張斌、吳得真復來降。世明知王愷為得真所害，縛至馬前，欲殺之。斌力請曰：「殺一得真則降者皆懼，後人不復來矣。」乃釋之。大海養子德濟聞難，引兵奔赴，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，鎮撫之，民乃定。

丁亥，處州苗帥李祐之、賀仁德聞蔣英等殺胡大海，亦作亂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，聞變，即上馬收軍，不及迎戰，罵曰：「死賊！何負爾？反耶！」賊直前刺再成，中頸死。分省部事孫炎被執，賊環率守之，脅炎降。炎不屈，大罵賊，賊拔刀叱炎解衣，炎曰：「此紫綺裘，乃主賜我者，吾當服以死。」遂被害。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皆不屈死。文忠復調兵屯縉雲圖之。時二郡煽亂，衢州或謀翻城應之，守將夏毅懼甚。會劉基丁母憂回，即迎入城，一夕定之。基發書各處屬縣，諭以固守所部，候諸軍同進討。時再成子天璧方奉命往處州起發苗軍，中途聞變，馳至李文忠所，得再成舊部曲朱絢等，遂集各部將士，會同邵榮、王祐等往討賊，遇賀仁德，戰敗之。癸酉，復處州，李祐之自殺。賀仁德走縉雲，耕者縛之，檻送伏誅。

三月，升同僉李文忠為浙江行中書省左丞，總制嚴、衢、信、處、諸全軍馬。

二□三年春二月，申將士屯田之令。時康茂才屯積充仞，他將皆不及，特申諭及時開墾。

二□四年春正月，李善長、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，屢表勸進不允，乃率諸臣奉上即吳王位。建百官司屬，以李善長為左相國，徐達為右相國，常遇春、俞通海為平章政事，汪廣洋為右司郎中，張昺為左司都事。諭善長等曰：「卿等為生民計，推戴予，然建國之初，當先正紀綱。元氏昏亂，威福下移，法度不行，人心渙散，遂致天下騷動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，協心圖治，毋苟且因循充位而已。」

秋七月丁丑，克廬州路。徐達、常遇春攻廬州，部將吳復先登挫敵，降其驍將樓兒張。左君弼窮蹙，棄城走安豐，遂克其城。執君弼母、妻送建康。君弼部將許榮，以舒城降。

二□五年春正月，徐達遣指揮張彬克辰州，傅友德克衡州，胡海克寶慶路。靖州軍民安撫司來降。朱文正遣參政何文燁、指揮薛顯討新淦鄧仲謙，斬之。擢顯江西行省參政。時陳友諒既平，荊、襄南北次第皆下。

夏五月，命平章常遇春取湖、廣、湘、漢諸郡。太祖嘗與徐達、常遇春論襄、漢形勢，謂曰：「安陸、襄陽跨連荊、蜀，乃南北之襟喉，英雄必爭之地。今置不取，將貽後憂。況沔陽新附，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，壤地相鄰，易於煽動。辟之樹木，安陸、襄陽為枝，沔陽為乾。乾若有損，枝葉何有。今宜增兵守沔陽，而出師取安陸、襄陽，庶幾不失其宜。」至是，遂命遇春將兵往，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為湖廣平章政事，諭之曰：「今遣遇春取安陸、襄陽，汝當以兵繼之。凡得州郡，駐兵撫輯。近聞王保保居汝寧，彼之所為，如築堤壅水，唯恐滲漏。汝之往也，能愛軍恤民，則人心之歸，正如穿穴其堤，使水走下，力少而功多。」愈奉命遂行。時元同僉任亮擁柵守安陸，遇春遣吳復將先鋒自沔倍道逕搗之。傅友德奮兵進擊，身被九創，亮兵大潰，遂生擒之。

乙未，克安陸。遇春表任亮壯毅可用，釋之，授指揮僉事。遇春兵至襄陽，己卯，守將棄城遁。

秋七月丁巳，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本所，斬之，取永新州，戮左丞周安等。仍命和回守常州。時元思州宣慰使田仁厚遣使獻鎮遠、吉州二府、婺川等□縣、龍泉等□州。

二〇六年春正月，禁種秫。下令曰：「予自創業江右，〇有二年，軍國之費，吾民效順轉輸，心甚憫焉。曩因民間造酒，糜費米麥，故行禁酒之令。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，不可也。其令今歲農民毋得種秫。」

五月，時淮地悉平，徐達、韓政等進兵攻安豐，扼其四門，晝夜環攻之，於城東龍垣，潛穿其城二〇餘丈，城壞。辛未，克安豐。元將忻都、左君弼皆出走，追奔四〇餘里，獲忻都並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。竹昌、君弼走汴梁。既而元將竹真引兵來救，復戰敗，走之。

八月庚申，拓建康城。初，建康城西北控大江，東盡白下門，外距鍾山既闊遠，而舊內在城，因元南臺為宮，稍隘。太祖乃命劉基卜地，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。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，增築新城，東北盡鍾山之趾，延亙周圍凡五〇餘里，盡據山川之勝焉。

〇二月，韓林兒卒於瓜步。林兒為劉福通所立，都於亳，徙安豐，自安豐徙汴梁。兵敗，復走安豐。安豐沒於張士誠，乃走入建康，諸將欲奉之，劉基不可而止。至是林兒復自建康至瓜步，卒於道。太祖始及群臣定議，以明年為吳元年。

太祖吳元年，元至正二〇七年也。春正月，遣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。

二月，命免應天、太平、鎮江諸郡租賦有差。太祖調中書省臣曰：「予嘗親歷田野，見人民凋敝，土地荒蕪，失業者多。蓋因久罹兵革，生息未遂，予甚念之。且如太平、應天諸郡，乃渡江開創之地，供億先勞之民。其有租稅，宜與量免，少甦民力。」省臣傅瓚對曰：「恤民王者之善政，此真髮政施仁之本也。」太祖因歎曰：「吾昔在軍中，嘗乏糧，空腹出戰，得食粗糲，頗亦甘之。今尊居民上，飲食豐美，繫念吾民，居於田野，所業有限，而又供需百出，豈不重困。」於是免太平租賦二年，應天、鎮江租賦一年。已，復免徐、宿、濠、泗、襄陽、安陸等郡糧稅三年。

夏六月，久不雨，太祖減膳素食，謂近臣曰：「予以天旱，率宮中素食。往時宮中所需蔬菜醃醬，皆出大官供給，今皆以內官為之，懼其煩擾於民也。」既而大雨，太祖曰：「天雖雨，害稼必多。今欲弭天災，但當謹於修己，誠於愛民。」乃下令免今年田租。

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太祖即皇帝位，不許。善長等力請曰：「殿下起濠梁，不階寸土，遂成大業。四方群雄，剗削殆盡，遠近之人，莫不歸心，誠見天命所在。願早正位號，以安臣民之望。」太祖曰：「我思功未服於天下，德未孚於人心，一統之勢未成，四方之徒尚梗，若稱大號，未愜輿情。自古帝王之有天下，知天命之有歸，人心之無外，猶且謙讓未遑，以俟有德。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，妄自尊大，志驕氣盈，卒致滅亡。吾豈得更自蹈之！若天命在我，固自有時，毋庸汲汲也。」

谷應泰曰：

語云：「始事者盛於東南，收功者多於西北。」然秦據咸陽，混一區宇，漢都關中，長轡六合，於是談形勝者，以為三吳於越，勢同蔽爾，無足貴也。乃高皇帝略定金陵，分兵浙右，經營江介之間，輦路偏隅之地，若旦夕不能緩者，勢有所不得已也。蓋其時士誠、國珍窺吾肘腋，元人失馭，彼且磨牙而爭。我有遺利，彼將乘之，我有棄貨，彼將資之，顧安得而不汲汲耶！

方是時，完者圖守鎮江，楊仲英守寧國，張明鑿據維揚，八爾思不花駐徽州，石抹宜孫守處州，其弟厚孫守婺州，伯顏不花守衢州，以至鄧仲謙拒命於新淦，任亮擁眾於安陸。〇年之內，諸將效忠，天心佑順，櫛風沐雨，以次削平，何其偉與！然皆折矢費糧，銖積寸累，婺、括之間，反者再起，蓋戡亂若斯之難也。假令半壁垂成，虛名別奉，惑諸將之議，正林兒之位，則彼將遙擡太阿，予奪愛憎，盆子、聖公必隳大業，時無青田沮敗厥謀，即江左非吾有也。若夫命康茂才為營田使而積貯豐盈，設民兵萬戶府而農戰復古，規取襄、漢諸郡而上游建瓴，屈劉、宋四先生而忠益漸廣，凡諸良法美意，靡不始自江南，而王者大一統之業，即肇基於此，豈若典午之短駟，建炎之弩末乎！